

吳橋縣志卷十一

藝文錄上

疏

請卹疏

王允亨

原任河南分守道今死難王允長胞弟王允亨謹奏爲殉難之苦節可風一門之罹禍獨慘謹備述始末以祈旌卹以慰忠魂事亨兄王允長繇乙榜厯官前職因雒城失陷慷慨捐軀已經戚臣冉興讓等按臣高名衡察明具題奉有文武官員捐生殉難作何旌卹之旨亨感荷聖恩不敢不爲亨兄一籲陳之亨兄初授山西武鄉縣知縣再調翼城時猗賊倡亂人心風鶴亨兄

嚴保甲修戰具練鄉勇不旋踵而渠魁以殲蒙撫按題叙陞遼
州知州復調澤州時三晉大祲潢池北車一呼百應飢民揭竿
四起亨兄日設粥廠數十處以招撫四方流離而寇氛以息士
民交口頌之又蒙撫按監臣交章題叙陞運同旋陞河南府知
府先時羣寇攻破關廂焚燒危城勢在岌岌亨兄聞命不候憑
引單騎到任賊夜遁走雒城無恙然爲關外民急圖保障創建
城池甫兩旬金湯屹然修練四事亨兄早圖獨在明旨未頒之
先此亨兄守城之功也後繇知府陞任守道庚辰外計部舉卓
異時孟津巨寇哨聚城下東西僭號流毒最慘亨兄出其不意
親抵賊巢一鼓成擒於是新渢于士秀鞏縣馬天衢張加裕登

封陳金斗以次捕滅又蒙按臣題叙此亨兄勦賊之功也十三年十一月闖賊數萬攻雒亨兄堅壁清野固守月餘適王紹禹羅岱各率兵至闔城稱便福藩犒賜甚渥紳衿捐貲慰勞王紹禹軍於城頭羅岱軍於郭外不料兵起逆謀外叛內應而城陷矣亨兄率胞弟王允才等挺身格鬪俱被砍死城頭及踰夜賊出亨兄死久稍甦僅存呼吸街民抬至空房亨母奔尋抱哭而亨兄不知也撫臣李仙風至亨母泣交勅印並述其死久微甦雖甦猶死之狀撫臣驗訖不移時而氣絕此臣子臨難不苟以死勤事者也盖一腔熱血灑於他鄉萬里孤魂未返故土苦可勝言哉念亨兄歷任一十六載兩地盡瘁一身殉城宗祖邱隴

未遑一顧忠盡才節俱堪表表幸逢皇上厚意殉難諸臣俱蒙漸次沾恩懇乞勅下該部一體旌卹享一家存亡生生世世永戴皇仁矣爲此具奏伏候命下

飭屬疏

范景文

題爲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謏庸素闇軍旅猥以時急叨冒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水敢不免竭鈍駑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隕越將卒之驕媮人著營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爲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芻偶搏秘之戲其何以鞏護豐鎬奠安東南哉顧受皇上非常之簡命者臣也有智

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
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効匡襄豈惟人各自監併以佐
臣不遑特絜大端共圖黽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
司臣者有五一日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續
故非守嚴一介何以剔釐百奸不惟暮金暗投大犯清議卽有
常列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爲身
名之玷也一日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
最各衛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
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故必勿徂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
與人言其庶幾乎一日嚴火烈人畏水濡人溺涖軍行法益難

寬假當此人情營競私意窺矚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
情緣盡行祛戢除入署詰兵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
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疎防表一曰密兵詭道也必以機
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爲炯戒不有謀之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几
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
堤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勤精敏則神助闕茸卽魔生
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不思梗梗蹶蹶以立功而顧悠
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矣况救民水火之日正臨嘗薪
膽之秋退食猶屬焦思在公豈容懈體尙其靖共爾位頂踵俱
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平時事如抉育

者必用錐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瞋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任已宿部中卻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叮嚀告誡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瀝血而言言止此矣

五箴附

景文涖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凜承爰作箴詞共相勗勉用識對越無或愆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潔廉爲貴山泉寂清市泉浣穢名盜忍渴顧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高鳳儀聖世靈瑞竹食醴飲先潔其啄

鳶嚇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窺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奸可墜
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曷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母主恫疑
地博斯容母匱敷施日照月臨肯點纖疵江海灝溔萬艘風馳
鴈鳩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宜借于大道權衡在茲
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孚威受式國賴嚴臣荆榛菱植
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恒毀則

影也響也實來僭慝維我高皇謨訓翼翼敢以骹骸而殄章赫
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烱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受凋
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獍梟口能興戎實維禍挑
如古之人用晦于昭阿柄陰握獄立不搖寶此嗇蓄填彼麤翹
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媮朝講夕晝夜計罔虛
華臚祿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于劬王事靡盬不承權輿

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景福是摠
微臣作箴敢告匡胥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

奏爲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
旨通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接
提塘官吳夢禔報稱流賊八大王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
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
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彀中併咨
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
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

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豢彼苞孽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卽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

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
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
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
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
於響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江流俟
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
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
猝發一旦可不預爲防乎伏乞皇上嚴敕理臣旣任勦何以勦
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彌患於未著甯使
臣言之太過疆事尙亦有利焉并勅楚江應鳳皖操各撫嚴督

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多方預防再行
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
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
施行

讜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范景文

奏爲讜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
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
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理側席求賢夜
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焰熾不能卽慰一人之心
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

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尙書楊嗣昌忽從墨縑首膺白麻想因從前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厯岩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者輔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尙可據金革以爲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借才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

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
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
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
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
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卽今以草木棘人置鼎
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
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
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
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
皇上聊示淑懲益神磨厲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

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千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台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